

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



恋爱中的女人

[英]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 著

九 州 出 版 社

世界禁书文库

恋爱中的女人

(上)

原 著 [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翻 译 宋雨宁

世界禁书文库

恋爱中的女人

(下)

原 著 [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翻 译 宋雨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114-566-6
I.世... II.汪... III.小说-作品集-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817 号

世界禁书文库 恋爱中的女人

作 者:[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译 者:宋雨宁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曹庆霞

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447 千

印张:22 印数:2 000 册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书号:ISBN 7-80114-566-6/I·101 全套定价:5800.00 元(全 58 册)

作者简介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 — 1930),英国小说家。

1885年出生于英国中部诺丁汉郡附近的一个矿区小镇。

1912他与诺丁汉大学一位教授的妻子一见倾心,并于私奔途中完成了其成名作《儿子与情人》。1915年完成并出版了《虹》,但不久遭查禁。1917年完成了《恋爱中的女人》,即被查封的长篇小说《虹》的续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充分发挥其旺盛的创作精力,两年内完成了散文集《大海和撒丁岛》,长篇小说《阿伦的杖杆》、《努恩先生》以及许多诗歌和短篇小说。1927年完成其长篇小说《袋鼠》,三年后又写出了著名长篇著作《羽蛇》。1928年抱病完成其最后一篇作品《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之后,于1930年在法国南部去世。

1 姐妹俩

一天早晨，贝尔多福的两个女儿厄秀拉和古德伦·布兰文坐在他房屋的窗前，她们一边聊天，一边忙着自己的事情。厄秀拉正在拿着色彩鲜明的绣活绣花，而古德伦则在膝上放的块画板上作画。两人讲话并不多，她们只是在心中有了什么念头的时候，才说上一会儿。

“难道你真的想结婚吗？”厄秀拉向古德伦问。厄秀拉放下手里的活儿，抬头望去。在她的表情中透露出娴静和对人的抚贴。

“我也不清楚。”她回答说。“这要看你问的是什么意思。”

古德伦吃惊地盯住姐姐看了一会儿。

“哟，”她挖苦道，“我还能有别的意思吗？不过，你不认为结婚会使你改善目前的处境吗？”她不快地说。

这时一丝阴影掠过了厄秀拉的面颊。

“可能这样吧，我也不敢断定。”她说。

听完她的话，古德伦又呆了一会儿，感到有些恼火。她想问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于是说。

“你不觉得一个人应当体验一下结婚的滋味吗？”

“难道你以为结婚只不过是一种必须的体验吗？”厄秀拉反问道。

“当然啦。”古德伦淡漠地说，“许人总该有这一种体验。”

“那倒不见得，”厄秀拉说，“可能这种体验并不好。”

古德伦坐着不动，留神听着。

“当然喽，是要考虑到有这种可能性。”她答道。谈话暂停了一会。古德伦气地拿起了橡皮，把画擦掉一些。而厄秀拉又开始专心致志地绣花了。

“如果有好机会你也不试试吗？”古德伦又开口问道。

“我想，我已经推掉过几次这样的好机会啦。”厄秀拉回答说。

“是吗！”古德伦的脸涨红了。“真有这种事？这有什么值得讲给我听听的吗？”

“这事一千年也难得遇上一回的，他是个好人。我也很喜欢他。”厄秀拉说。

“是吗？你一定真动心了吧？”

“看上去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却没有。”厄秀拉说。
“人到了紧要关头，是不会动心的……哦，要是我真的动了心，就会与他结婚。这时我心里倒是有了个念头，可那是在对自己说别结婚。”这一下，逗得姐妹俩脸上都亮起了笑意。

“多么奇怪，”古德伦嚷道，“这强烈的诱惑，居然不能

让人想结婚！”两人四目相视，大笑了起来，心又都感到恐惧。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厄秀拉低着头在刺绣，古德伦又画起了素描。她姐妹俩都已成年，厄秀拉二十六岁，古德伦二十五岁。可是两人神情中又都有现代女性那种处女独有的冷漠。她们姐妹都年青貌美，像是月神的姐妹。古德伦性情冷漠，长着白细的皮肤和柔软的腰；穿着深蓝的丝绸衣服，领口镶着蓝色的褶裥饰边，袖口上是绿色花边；脚上套着一双艳绿色的长统袜。她那自信而谦虚的神态已同厄秀拉的敏感的期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地人见到她那样镇定自若，谈吐直截，不由都说：“这真是个时髦女郎。”她在伦敦一所艺术学校里，上了几年学，过着画家的生活，眼下是刚从那里回来。

“我真希望有个男人来。”古德伦说着，突然用牙咬住下唇，做了个鬼脸；这表情既像是在狡猾地微笑，又像是陷入了极度的苦恼。厄秀拉从心里感到了害怕。

“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回家，等他的吗？”她笑着说。

“哦，亲爱的，”古德伦用刺耳的声音喊道，“我不会去费心找的。不过，要是真的来了这么一个，非常迷人，又有钱的人……那么……”她故意把话讲得吞吞吐吐，语气中含着嘲讽。然后她瞧着厄秀拉，像是要从她脸上看出些什么来。“你这样从没有感到过厌烦吗？”她问姐姐，“你有没有觉得，事情总是不能实现，什么事都像是一冒芽儿就结束了。”

“什么事刚一冒芽儿就结束了？”厄秀拉问。

“哦，所有的事，……包括人在内……好像都是这样。”又是沉默。姐妹俩各自在模模糊糊地想着自己的命运。

“这让人感到了可怕。”厄秀拉停了一会儿，又问：“难道你是想通过与别人结婚而去什么地方吗？”

“看来这是难免的了。”古德伦回答说。厄秀拉默默地想着，心里泛起一股苦味。她是威雷格林中学的女教员，在那里她已经干了好几年了。

“我知道，”她说，“这只是想想罢了。可是真的想想看，如果随便一个你所认识的男人，每天晚上回到你身边来，说声‘你好’，再吻一下你……”

无声的沉默。

“真的，”古德伦小声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个男人会将这一切都变为不可能。”

“当然啦，还要有孩子……”厄秀拉犹犹豫豫地说。

古德伦的神情变得严厉起来。

“厄秀拉，你真的是想要个孩子吗？”她冷冷地问道。厄秀拉脸上露出一丝困惑的神情来。

“人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的。”她回答说。

“难道你真喜欢这样吗？”古德伦问。

厄秀拉的脸上毫无表情，像是戴了假面具。厄秀拉皱起了眉头。

“也许不是这样。”她支吾着说。“人们大概并不真的想要孩子，表面上想要，心里却不想。”古德伦脸上又闪过严峻的神情。她又不希望把话说死。

“可是一旦想到了人家的孩子……”厄秀拉又说。

古德伦几乎是怀有敌意的盯住姐姐看。

“是这样的。”她说道，不再开口了。

姐妹俩又默默无语地干着各自的事情。厄秀拉身上总散发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勃勃生气，这是来自天性的热情；有时这生气是迷人的，感染人的，但有时又会得罪别人。她大部分时间自己生活，一个人，日复一日地工作，她总在思索，试着去把握并理解生活。她眼下似乎是在原地踏步地过生活，可是在暗处，某个隐秘的所在，却有着什么东西像要即将流过。她心灵上最后一层硬膜等待着她去冲垮。她像是在母腹中躁动的胎儿，似乎要尽力伸出自己的手，却又不能，或者说眼下还不能。她有一种奇特的预感，她感到了某件事情就要发生。

她放下了手中的活儿，瞧着妹妹。她感到古德伦很迷人，非常迷人。这魅力来自她细腻、柔软和丰满的皮肤，来自她那窈窕的体态。她顽皮尚未褪尽，还带有一种淘气的、爱挖苦人的神情，和纯洁少女的冷漠态度。厄秀拉认真地赞赏着她。

“古德伦，你为什么非要回家来呢？”她问道。

古德伦知道姐姐正在欣赏自己。她从画板上抬起身来，一双秀气的眼睛从睫毛下面望着厄秀拉。

“我为什么要回来吗，姐姐？”她重复着问道，“这个问题我差不多问过自己有一千遍了。”

“难道你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吗？”

“不，我想我是知道的。我回家是为了以退为进。”

她慢条斯理地盯住厄秀拉看了一会儿，脸上充满了学识

满腹的神气。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厄秀拉这样说道,但是神色中却有几分困惑,就好像自己并不知道似的。“可你又能跳到哪儿去呢?”

“哦,跳到哪儿又有什么关系。”古德伦说,口气中流露出几分傲慢。“只要跳过去,总会落在哪儿的。”

“这不是很危险了吗?”厄秀拉问。

古德伦脸上露出一丝嘲弄的微笑。

“嗨,嘴上说说而已嘛!”她说着,爽朗地笑了几声就不再开口了。可是厄秀拉郁闷地沉思了一会儿。

开口问道“现在你回家了,觉得家里怎么样呢?”

古德伦没有立即回答她,过了一会儿才不动声色地说。

“我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再是这个家的人了。”

“那父亲呢?”

古德伦几乎是怨恨地盯着厄秀拉,像是被逼入了绝境。

“我没有想过他,我觉得算了。”她冷冰冰地答道。

“是的,”厄秀拉颤抖着说。谈话到这里真的结束了。姐妹俩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片空虚,那是一个可怕的深渊,两人好像刚从上边往下瞧过。

她们沉默不语地忙了一段时间。古德伦的心中那曾受到了压抑的感情使她张红了脸。她恨这种不快感情又被人唤醒。

终于她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要不咱们出去看看那场婚礼好吗?”

“好啊!”厄秀拉嚷道,急忙扔下了手中的活儿,跳起

身来。这使她显得太热心了，像是要避开什么，这就使方才紧张的气氛暴露了出来；古德伦心中不由一阵反感。

她上楼去了。厄秀拉把注意力放在了这所房子上，这是在她甚至自己的家。然而她不喜欢它，这是个让人不舒服的、太熟悉了的地方！在情感深处，她害怕这个家，害怕这个环境，害怕整个这种陈腐的生活。她被自己的这种感情吓坏了。

没过多久，两个姑娘便沿着贝尔多福的主要街道向镇的中心走去。街道很宽，但两旁商店和住宅参差无序，格局凌乱，一副肮脏穷酸相。古德伦已经在赛尔西区和萨西克斯郡住惯了，所以乍一回到这个英国中部矿工住的小镇上，真被它的丑陋不堪的景象所吓住了。不过，她还是在眼前这片破败狼琐的景物中穿过，沿着满是砂砾、长而不规整的街道向前走去。此时感觉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她觉得周围一切都是那样地令人难受。真奇怪，她当初怎么会决定回家来，来体验这种破破烂烂、贫瘠丑陋的环境。她此时为什么会屈从于这种让人无法承受的折磨呢？她还要对那些其貌不扬而又不足道的人们，和破了相的乡村景象，忍受多久？她心中充满了厌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灰尘中挣扎蹒行的甲虫。

两人转下大路，穿过了一个黑黢黢的小公园。在这个公园里七零八落地戳着一个个洋白菜根，上面沾满煤灰的。然而在这里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雅，也没有人会为这一切感到耻辱。

“好像是在阴间的什么地方，”古德伦说，“是矿工们把这地方带到地面上，又一锹锹地堆了起来。厄秀拉，这真

棒，棒极了——妙极了，这真是另一个世界。任何东西全是些鬼魂，什么都是鬼影憧憧的。一切都是现实世界的复制品，复制品，鬼魂都是脏的，他们全被玷污了，真像是疯了，厄秀拉。”

姐妹俩正走在一条黑乎乎的小路上，穿过一片污黑肮脏的田地的路左面景色开阔，近处有一条坐落着星星点点的矿井的峡谷，在对面的山坡上是玉米地和树林。它们瞧上去灰蒙蒙的，远远看去如同罩上了一层黑纱。白烟黑烟袅袅升起，形成一条一条静止的烟柱，像晦暗的天空。向前不远眼前又出现了一列成长排的住房，歪歪扭扭地延向了山坡，又在坡顶上排成了笔直的行列。这些房子是用发暗的红砖砌成的，顶上铺着石板瓦。姐妹俩脚下是由往来的矿工踩踏而成的黑路；铁栅栏横在路和田地之间。通向通路口的铁栅栏的登梯闪闪发亮，那是过往的矿工用厚毛头布裤子磨出来的。两位姑娘在一排排寒伧的住房中间走过。镇上的女人们双臂抱在粗布围裙前，站在房子一头闲扯。她们目送着布兰文家姐妹俩，按照当地人的习惯，是目不转睛地盯住不放的。孩子们则在后面大声叫骂着。

古德伦一路走去，心感茫然。如果这就是人的生活，这就是生存在一个完整的世界里的人们，那么她自己的世界又是个个什么样呢？是在这之外吗？她意识到了自己的草绿色的长统袜，草绿色的大丝绒帽，和宽松柔滑的外衣；那衣服还是一种鲜明的蓝色呢。她觉得自己正漫步在空中，飘飘摇摇的；她的心收紧了，她似乎感到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抛倒在地下来。她害怕了。

她紧紧地偎依着厄秀拉。由于长期相处，厄秀拉已经习惯了生存在这个阴郁而满怀敌意的世界里。而古德伦的心却仿佛备受熬煎，像是在不停地对自己哭喊着：“我要回去，我要走开；我不要了解它，不要了解它的存在。”不过，此时她必须得往前走。

厄秀拉能觉察出她是在受罪。

“你恨这一切，对吗？”她问。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古德伦结结巴巴地应道。

“你不会在这儿呆上很久的。”厄秀拉回答说。

古德伦走着，一心想得到解脱。

她们离开矿区，翻过了蜿蜒起伏的山脊，来到山那边的朝向威雷格林镇的小乡村。这里显然要洁净些。但黑色的那种捉摸不定的魔力使其仍然固守在田野和林木葱茏的山丘上，好像还在空中阴沉地闪着。春寒料峭，阳光时断时续地洒下来。在树篱下泛黄的白屈菜探头探脑。茶子树丛在威雷格林镇的房前花园里吐出了绿叶，吊在石头围墙上的十字花也绽开了星星点点的小白花朵。

转过弯，姐妹俩上了大路；这条路是通向教堂的，它的两边是高堤。路在最低洼的地方拐了个弯，在那里一小堆翘首盼望的人站在树下，等待着看婚礼仪式。今天本地的大矿主汤姆·克莱奇的女儿就要和一位海军军官结婚了。

走着走着，古德伦说着，“咱们回去吧。”便猛地转过身来。“这里尽是那些人。”

她进退维谷地站在路上。

“不用理他们，”厄秀拉说，“他们人都认识我，这些人

还不错，不会怎么样的。”

“咱们一定得从他们中间穿过去吗？”古德伦问。

“他们人很不错，真的。”说着厄秀拉又往前走去。姐妹俩一起走到了那群局促不安、心怀戒意的老百姓跟前。他们中大多是妇女，是矿工妻子中那些爱游手好闲的人。她们脸上明显带着戒备神情，一看就是无知的下层社会的人。

姐妹俩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朝大门口走去。女人们为她俩闪开了刚刚让人过去的道，就像她们舍不得腾出地盘来似的。两人在众人的静默中穿过石砌的门洞，踩上了台阶上的红地毯。一个警察一直盯着她们。

“那双袜子可要值多少钱哟！”一个声音从古德伦背后传来。在姑娘心里激起了一阵激愤，其势猛不可当。她真想把那些女人全都干掉，扫荡干净，给她留下一个清清爽爽的世界。真可恨，她要在她们的众目睽睽之下在红地毯上沿着教堂院子里的小路往上不停地走。

“我不想再进教堂了。”她突然说道，口气斩钉截铁；厄秀拉不由马上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与她一道岔上一条伸向小便门的甬道。便门是通向与教堂宅地毗连的中学学校。

一出教堂院子，进到校门里的灌木丛中，厄秀拉坐在月桂树下的矮石墙上，歇上一会儿。红色宽展的学校的建筑物宁静地矗立在她身后；因为是假日，建筑的窗子都打着。从身前的矮树丛中望过去，是老教堂的塔尖和白色屋顶。姐妹俩被树叶遮掩着。

古德伦紧闭住双唇，也默默无语地坐下，她的脸是扭向一边。在她心里她懊悔得要命，自己怎么竟回到了这个地方

来了。厄秀拉望着她，心想，古德伦这一受窘和脸红，更使她美得惊人了。可是在她面前，厄秀拉又感到自己的天性受到了压抑，人也觉得疲乏不堪了。厄秀拉真想一人独处，摆脱这种紧张状态，摆脱古德伦的存在对自己的包围。

“咱们就呆在这儿吗？”古德伦问。

“我只是想休息一下。”厄秀拉说着，好像受到训斥一样站起身来。“咱们站在靠球场的墙角那里去，在那里什么都瞧得见。”

明亮的阳光洒进了教堂庭院，空气中含有绿树汁液的淡淡的清香，这也许是从墓地上的紫罗兰花丛中飘过来的。白雏菊开花了，亮晶晶的，像一群小天使们在玩闹。半空中，红色的山毛榉树的叶片舒展开来，像一团团红红的血。

十一点整，马车一辆辆开来。每开来一辆马车时，大门口就起了一阵喧闹，人们看着婚礼来宾登上台阶，沿着红地毯走向教堂。灿烂的阳光照在大家个个兴高采烈的脸上。

古德伦怀着无动于衷的好奇心专注地望着他们。在她眼里，他们每个人像是书画里的人，又像是剧中的木偶，是一种精致饰物。他们从面前的小路上走向教堂。她乐于认出他们之间各自之间的特征，还以他们本来面目，为他们加之各自的背景，并一劳永逸地确定他们的身分。她了解她们。对她说来，他们是完美无缺、密封加戳和已经最后完成的。没有人是未知未定的。而克莱奇一家的露面，她才来了兴致。这一家人的身上倒有些与众不同之处。

那边是克莱奇夫人和她的长子杰拉尔德。做母亲的克莱奇夫人显然在尽力使自己衣着入时，但无论怎样仍旧是一个

不修边幅的古怪的人。她的脸色白里透黄，皮肤光亮，面目清秀，身体前倾，很有特色。那张紧绷着的脸上有一种高人一等、对一切都视而不见的神气。她的浅色的头发，从蓝丝绸帽子露出几绺来，一直垂到深蓝色的丝绸外套上，看上去显的凌乱。她像是个偏执狂的女人，不那么光明磊落，却又盛气凌人。

儿子长得很漂亮，中等偏高的个头，身材匀称，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黑的，衣着有点儿过分考究。他带有一种奇特的戒备神情，在无意中闪现出某种东西，似乎与身旁的人并不是同样的造物。古德伦的目光一下子落在了他身上。他身上的某种北国情调迷住了她。他有线条分明的北方人的躯体和一头金发，那金发像是阳光在一闪之间照亮了透明的冰层。他大概有三十岁，也许还要大些。他那光彩夺目的美和男子汉气概，如同一条笑口常开、年轻的好脾气的狼；可这些并没能迷惑住古德伦的判断力。她注意到了在他那种意味深长的不祥的沉默后，还有那奔放不羁的脾气的潜在危险。“他真像是狼，”她再三对自己说，“他母亲是一条没被驯化的老狼。”古德伦忽然感到一阵激动和狂喜，像是发现了某种惊人东西；对此，这个世界上除了她之外，还没有被别人所知。一种冲动攫住了她的心，使她沉浸在突发的强烈情感中。“天呐！”她对自己喊道，“这是什么呀？”过了一刻，她又信心十足地说：“我应该去更多地了解这个男人。”顿时一种要再见到杰拉尔德的愿望在折磨着她，这是一种要再看到他的痛楚的需要，是为了证实她一切对，没有欺骗自己，他的确使她经历了一阵奇特的感情的风暴的需要；这也是为了